

從馬太福音的外邦人看 「向東歐羅姆人宣教」 的呼聲

吳俊文



作者攝於研討會會場

馬太家譜(一1-17)出現了四位舊約外邦人的名字，就是她瑪、喇合、路得和烏利亞(一3、5、6)。從民族(Ethnicity)來看，他們是迦南人、摩押人和赫人，在舊約聖經中都屬於神所厭惡的民族(申七1-4，二十三3)；但從行為公義(Ethic-Righteousness)來看，他們比家譜中的夥伴人物，如猶大、撒門、波亞斯和大衛，更主動回應神的律法，屬「更公義」的一群，¹就如猶大所說：「她(她瑪)比我更有義。」(創三十八26上)與馬太家譜上有名字的外邦人相似，今日的歐洲羅姆人(吉普賽人)²同樣是被人厭惡、被邊緣化、被否定身份(Identity)，一旦被發現是羅姆人，便可能馬上失去工作，甚至連一些教會也不願意接納他們受洗加入。³但，若今天的歐洲羅姆基督徒能夠實踐比文士和法利賽人更高的公義行為(太五20)，華人教會能否接納和肯定他們在天國應有的身份呢？本文先探討馬太對外邦人的態度，和重建馬太群體(Matthean Community)，再回應大使命中心所發出「向東歐羅姆人宣教」的呼聲。

一、馬太對外邦人的態度

馬太福音對外邦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1) 與主流的猶太群體一樣，對一般外邦人的行為、禱告、祈求、態度(五46-47，六7-8，六31-32，十八15-17)等，作者毫不含糊地表達其反外邦人(Anti-Gentile)的觀點；2) 對那些行為與信心相稱的外邦歸信者(Gentile Converts/Proselytes)，作者卻高度讚揚，如稱讚百夫長的信心高於當代的以色列人(八10)，也因迦南婦人的信心而醫治她的女



作者與羅姆人牧者 Miki Kamberovic 合攝

兒(十五28)等，讓人明白馬太注重信心行為多於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⁴

此外，作者刻意讓受書人留意一群有信心行為的外邦歸信者，包括：向嬰孩耶穌朝聖的東方博士(二11-12)；施洗約翰預言可以成為亞伯拉罕子孫的石頭(三9)；在末日時審判這世代的尼尼微人和南方女王(十二41-42)；代替宗教領袖去管理天國葡萄園的結果子百姓(二十一43)；從夢中得啟示知道耶穌必要受害的彼拉多妻子(二十七19)；見證耶穌是神兒子的兵丁和百夫長(二十七54)等。從這些記載，可以歸納出如下兩點：

1. 馬太刻意塑造一群有信心行為的外邦歸信者，來否定當代猶太宗教領袖的帶領，包括：祭司、文士挑唆希律王殺害嬰孩耶穌(二3-6)；欲受洗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被施洗約翰指責為毒蛇的種類(三7)；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不能進入天國(五20)；當代以色列人的信心不如一位外邦百夫長(八10)；以尼尼微人和南方女王來指責尋求神蹟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是屬邪惡淫亂的世代(十二38-39)；以迦南婦人的祈求被接納來否定法利賽人和文士對污穢的傳統看法(十五1-2)；以凶惡園戶來暗喻祭司長和法利賽人(二十一45)；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除滅耶穌(二十七20)；以兵丁和百夫長的見證來對比祭司長、文士和長老向耶穌的戲弄、譏誚(二十七42-44)等。此外；與馬可、路加比較，馬太用了最

長的篇幅來指責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二十三章)。

2. 馬太為外邦歸信者爭取一個全備的猶太身份，包括：讓他們的名字進入亞伯拉罕、大衛、耶穌的家譜(一1、3、5、6)；向聖嬰耶穌朝聖(二11)；從夢中得神的啟示(二12，二十七19，參一20，二13、19)；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三9)；進入天國(五20)；在天國裏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八11)；審判這世代的罪(十二41-42)；祈求蒙應允(十五28)；管理天國的葡萄園(二十一43)；作見證(二十七54)等。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更應允他們可以作主耶穌的門徒，和奉三一神的名字受洗加入馬太群體(二十八19-20，參十5-6)。

二、馬太群體的重建(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tthean Community)

近代馬太學者普遍採用社會科學進程(Social Scientific Approach)來重建馬太福音受書群體的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⁵他們認同馬太福音的對象是猶太群體，引用L. Coser的衝突理論(Conflict Theory)來指出馬太群體與主流猶太群體有很多接觸和衝突。⁶從馬太向主流猶太群體的領袖、法利賽人和文士所發出的強烈攻擊措詞，反映馬太群眾是一個邊緣、弱勢的猶太群體。⁷

從社會科學角度，馬太群體雖然是被邊緣化的弱勢猶太群體，但馬太仍然極力爭取主流猶太群體的支持，特別是猶太領導和解釋律法的權柄(五17、21-48)。另一方面，馬太鼓勵其群體要突破猶太民族的意識型態，去接受一些真心悔改有好行為的外邦歸信者，包括舊約聖經所禁止的迦南七族。強調：1) 行為信心可以超越民族身份的鴻溝；2) 更公義的外邦歸信者可以得到一份全備的猶太身份，成為亞伯拉罕的屬靈子孫。

三、回應大使命中心發出「向東歐羅姆人宣教」的呼聲

2015年大使命中心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了

「向東歐羅姆人宣教」研討會，90歲高齡的王永信牧師向今日華人教會發出一個呼聲：「來，關心東歐羅姆人！」

這是一項又大又艱巨的使命。在宣教而言，今日華人教會畢竟仍是起步中的弱勢群體，⁸也許跟當年的馬太群體不相伯仲；面對羅姆人普遍是「又憐又恨」，既同情他們被主流社會排擠，也抱怨他們的滋擾行徑，如破壞市容和店舖偷竊等。

今日「歐洲羅姆人」就像當代猶太人眼中的迦南七族，負面形象比比皆是，包括：乞丐、扒手、小偷、騙子、妓女、拐人販子、占卜、歌舞者、早婚、多孩子、失學、流浪等，被視為骯髒下流帶菌者的罪惡綜合體。再者，他們不是歐洲三大人種的任何分支，而是從北印度以逃難方式大遷徙抵達中歐，一直被拒絕融入主流社會，久而久之，逐漸成為邊緣族群，沒有國籍身份。然而，在歐洲羅姆語中，「羅姆」的原意是「人」(Human Being)，他們渴望脫離上述的負面桎梏，真正成為存在的「人」。

要讓羅姆人脫離負面形象，得回神眼中的「羅姆」或「人」身份，本文就馬太福音對外邦歸信者的態度，提出兩項建議：

1. 「羅姆歸信者」(Roma Converts)必須承擔歷史遺留給他們負面形象的責任，決心實踐馬太所期望的更高信心公義，勝過那年代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五20)。猶太人的歸信過程(Proselytisation)注重信心行為，例如耶穌三次冷淡回應迦南婦人，包括：一言不答、強調猶太使命、比喻他們為狗(十五23-24、26)。直至婦人第四次謙卑祈求，耶穌才接納她，並稱讚她的信心行為(十五28)。真實的信心需要試驗，同樣它能勝過民族身份的鴻溝；就像馬太家譜中的四位迦南/摩押人，她瑪、喇合、路得、烏利亞都因為信心行為，名字得以在亞伯拉罕、大衛、耶穌的家譜中存留到永遠。

2. 今日華人教會要接納那些實踐更高公義的「羅姆信徒」，讓他們在神國裏得回應有的「羅姆」或「人」的身份。馬太為外邦歸信者爭取一個

全備猶太身份，特別在大使命中突破猶太人對外邦人的意識型態，命令門徒帶領萬民(包括迦南七族)，作主耶穌的門徒，並奉三一神的名字受洗，加入馬太群體。

最後，本文期盼「羅姆歸信者」也能承擔宣教使命，成為其他民族的祝福！

註釋：

1. Stanley Ng (2014), *The Better Righteousness, Intermarriage and Levirate Marriage of the Matthean Genesis: From Genealogy to Community*,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2. 千多年前，由於有部分人下到埃及，故歐洲人誤解他們來自埃及，稱他們為「吉普賽人」，是「埃及」一字的音變。
3. 大使命中心(2015)，「向東歐羅姆人宣教研討會」，布達佩斯。
4. Donald Senior (1999:5), "Between Two Worlds: Gentile and Jewish Christians in Matthew's Gospel," CBQ, contends that "Matthew's consistent emphasis on good deeds rather than ethnic identity as the criteria for acceptance of Gentiles who exhibit faith and good deeds."
5. Günther Bornkamm (1970, 1980), Andrew Overman(1990), Graham Stanton (1992), Anthony Saldarini (1994), David Sim (1998), Boris Repschinski (2000), & Paul Foster (2004).
6. L. A. Coser (1964:67-72),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Y: Free Press, contends that the clos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senting groups, the more intense the conflict and the sharper the resultant polemics.
7. Overman (1990:146-147), *Matthew's Gospel and Formative Judaism: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Matthean Commun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contends, "Matthew's accusatory language and name-calling indicate the position of power, the Jewish leadership holds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the Matthean community as the minority or underdog in this struggle.;" also see Saldarini (1994:197) and Sim (1998:118-120).
8. 全球宣教士約20萬人(劉漢中〈大使命的重思〉《今日華人教會》，2012年6月號)；華人宣教士在二十一世紀初約1,610人(林安國〈華人教會現況與突破〉《華傳路》，2007年1-2月號)，比例少於1%。

(作者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署理總幹事)